



茶缘

杨富安

宛珍从后山回来，泪痕还挂在脸上，心中隐隐作痛。丈夫前不久出事身亡，儿子远处上学，她一个人在屋子里空荡荡的，愈发苦闷。这几十户人家的庄子，关门闭户的，没见几个人影，只有欢快的雀儿在枝头嬉闹。

丹凤毛坪茶厂招收工人，采摘茶叶，包管吃住，每天收入二百元以上。看到这，她的心萌动了一下，在家也是闲来无事，何不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挣点零花钱呢？

她骑着摩托车，翻过磨沟岭，来到武关河边。武关河水清凌凌的，两岸垂柳依依，一幢幢崭新的楼房掩映在绿树红花中。她顺河而下，跨过雄伟的毛坪大桥，来到机器轰鸣的毛坪茶厂。

接待她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姓田，从学校退休，被茶厂聘请为会计，负责工人伙食、茶叶过秤、记账、人员安全一些事务，人们习惯称呼田老师。

田老师递给宛珍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说，这就是“秦鼎红”，它获得中国第三届茶叶博览会红茶类金奖。

宛珍呷了一口，真好喝，甘醇、回甜、芳香的味道让她神清气爽。她听说红茶养胃、利尿，冬天喝更加利于身体健康，可是她经常喝的是绿茶，没怎么喝过红茶，现在来到茶厂，才真正品尝到有名的红茶。

吃过午饭，她戴上草帽，系上围裙，挎着篮子上山了。山坡上，郁郁葱葱的茶树一层层，一畦畦，一排排，从坡底延伸到山顶，形成苍翠碧绿的茶海。那些茶树随山

势蜿蜒起伏，缠绕着一座座山，一道道梁，像威武的士兵挺立在土石上。那些穿着红衣的姑娘在青青茶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妖娆，她们的欢声笑语荡漾在山谷间，简直就是一幅绝妙无比的田园风光图。宛珍看到这样的美景，思绪很快回到娘家山上的茶园，让她忘却了心中的不快和烦恼，置身在这片氤氲的茶香中，她全身上下来了精气神。

夕阳落山，她回到厂部，田老师称过宛珍采的茶，笑盈盈地说，宛珍，你的手咋那么麻利，一下午采摘了十斤二两，你采摘得最多，干净，老叶子少。

宛珍听到姐妹们嘻嘻哈哈的说笑声，夸赞自己勤劳手快，身段娇美，心中的幸福感久久回肠。

夜幕很快来临，让人操心的事，是如何安排女工的住宿问题。

田老师告诉于总，说他家有三间两层楼房，可以腾出地方，安顿十几名女工住宿。

宛珍白天采茶，晚上住在田老师家，逐渐了解到田老师妻子五六年前过世，儿子在县城教学，女儿出嫁，如今是一个人的生活。有人鼓励他续弦，给他提媒，都因为没有合适人选拖到现在。

田老师获悉，宛珍出生在原清泉乡一个山村，那里青山绿水，满坡茶绿，从小锻炼了宛珍勤劳手快的本领，可是她嫁到清油河一个山沟里，穷乡僻壤，没有茶叶可摘，这一晃就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段日子，宛珍白天上山采茶，晚上睡

在田老师家温暖舒适的席梦思床上，看看手机，听听山歌，与好友聊聊天。有田老师悉心的照顾，她感觉生活特别惬意，心中的忧伤很快得到排解。

人间最美四月天。采茶旺季很快过去，茶厂不需要那么多女工，宛珍就要回家。

田老师发放工钱时，宛珍喜滋滋地领到8200元，是所有采茶人中最多的，田老师真没想到宛珍是那样吃苦耐劳的女人。

宛珍要走的那天中午，田老师邀请她去他家里，为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其间，田老师透露，他什么都不缺，就是少个知冷知热的女人。他有退休金，有小车，家里还有50多亩茶园，可以保证她今后的幸福生活，帮他儿子读完大学，找到工作，娶妻生子。如果宛珍不嫌弃他年龄有点偏大的话，可以考虑留下来一起生活。

午后，暖风习习。田老师送宛珍到毛坪大桥上，把一盒包装精美的“秦鼎红”挂在她的摩托车上，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作为礼物。

宛珍回到家里，打开茶盒，里面有一封信，叙说田老师工作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对宛珍的印象和好感。

宛珍看着田老师滚烫的文字，怜悯感油然而生，想到半月前，在山上采茶，不小心腿部擦伤流血，是田老师送她到村卫生所包扎治愈的。还有一天晚上，她从山上回来，茶厂食堂没有了饭菜，田老师在自己家里为她做了一顿饭，并且烧了一盆热水让她泡脚。再想到自己去世的男人脾

气暴躁，好吃懒做，经常打骂她，别人家早已住上楼房，自己还是三间低矮的瓦屋，儿子上学正是花钱的时候，住在山沟里又挣不到几个钱。她想到这些，辛酸的泪水夺眶而出。

春雨如酥，天地朗润，又到了一年满坡翠绿时，田老师给宛珍打电话，说茶厂急需人手，他家的茶叶也找不到人帮忙采摘，看能不能过来。

宛珍欢喜不已，锁上大门出发了。当她来到毛坪大桥时，远远看见田老师沐浴着阳光站在桥头迎接。

她这次来到毛坪，吃住在田老师家，除过茶厂需要帮工外，更多的是给田老师采茶和料理家务，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一个多月来，宛珍认为田老师很有责任感，可以托付终身，相依相靠。田老师看到宛珍勤劳持家，心地善良，情投意合，做梦都没想到后半辈子还会遇到宛珍这样的好人。

天气晴朗的一天，宛珍坐上田老师的小车，一块去了民政局。



风吹过高处的树梢(外一首)

明晓东

大地在酣睡中醒来
吐出一串哈欠
一群麻雀在门前的枣树丛中
议论纷纷 仿佛一个冬天的沉默
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父亲一早就拎出了两把锄头
在屋后的溪水中浸了又浸
像是一个急于上阵的士兵
抬头看看刚刚出世的太阳
把一支烟 狠狠嚼出哈人的味道
每一年春天 他是第一个下地的人
他要趁着第一缕春风 把土豆种上
让一年的盼望 安静地发芽

而现在村庄已经拆迁 阳光
像一群顽皮的孩子 在父亲额头上
来回跳跃 他却浑然不知
失去了土地的父亲 像暮年的将军
从屋角拽出锄头 斑斑锈迹让他
悲愤不已 父亲把抽了一半的香烟
扔在地上 高处的树梢有风吹过
正一下一下撕扯着他寂寞的内心

花事

最先睁开眼睛的是崖畔上
那一串一串的野迎春 山谷里的风
掠过她们的脸庞时 微微地
伸一下腰肢 就迎来了满脸的幸福
接着是漫山遍野的桃花 在蜂蝶们
未曾醒来的早晨 把粉色的爱情
挂满寂寞的枝头 然后是樱花杏花
漫山的连翘花和梨花 一场华丽的聚会
越来越多的花儿们乘着春风赶来

多么安静 又是多么的热闹
春天的情愫在心里悄悄涌动
她们不需要歌唱 只把小小的幸福
藏在花蕊深处 像是一滴颤动的露珠
甜透了每一个安详的日子 如同
那些年在田野里劳作的母亲 待字闺中
那么年轻 那么美丽 和时光一起
在我未曾到来的旧照片里 静止为永恒
如同今夜 花香总在岁月深处弥漫

四月的村庄(外一首)

庞媛

四月的风
沿着繁花似锦的公路
把一群繁忙的人推送到村庄
推送到静谧的前沿

村庄没有过于明艳丰硕的花朵
席地而生的花草草随处可见
婆婆纳 紫花地丁
黄色 紫色的勿忘我
芝麻大的芥菜花
用心看 都很好看

房前屋后偶尔几株高挑的
桃花 杏花 樱桃花
格外吸睛

一万亩连翘花开
铺展了一面山坡
占据了一条寂静的川
流水变得欢腾

无人机拍出了一片金光闪闪的土地
浑身宝藏的植株乐于厚植于深山
闪亮的花朵和贫瘠的土地互生欢喜

游人 农夫
更像是游走在金色土地上的花朵

遇见白头翁

四月 经过低矮的紫薇树下
两只鸟站在树上 没有飞走

一步之遥 唾手可得
任凭我驻足停留 投去好奇的目光打量它们

它们对我投来一瞥 仍然安静地站立在低矮的枝头
淡定 从容 仿佛一幅画
不同于以往那些鸟的警惕 戒备 胆怯

它们大概读懂了我的善意
在这个春天 万物都心怀善意

叫不出鸟的名字
凭借头顶上的白色印迹
我断定它们是白头翁

关于什么少年不学无术
老来白头悔之晚矣的传说故事它们全然不顾



商洛山

(总第2581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纸上相逢

刘爱玲

我与河口是这样再次相逢的。

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有很多条河流，自然就有多个河口。而云南的那个河口，因为先生的戍边而进入我的生命，再也无法抹去。包括我第一晚入住的那个小店，客房后窗外鱼跃水面的河流，是我独属于河口的记忆。

2024年清明节前，晚上洗漱完，用抹了香香的手拆掉刚买的散文集《若有光》，浏览目录，一篇《河口的云》映入眼帘，此河口是彼河口吗？迫不及待地翻到287页：“我站在湿热小城河口一户苗族人家二楼阳台上，瞥向远处云水——云南的云……”是了是了，湿热、云南，可不就是日夜惦念的河口！

初到连队，每日晨起，总是被那一团团的云雾缠绕着。一开门，连队的院子里，搅着一团浓重的雾气，像院子里烧了一口大锅，又像新娘的面纱，使一切显得朦朦胧胧的。战士们在云雾纠结的操场上出操、训练，也有几天是5公里越野，唯唯地出去，半小时后又唯唯地回来。

在他们出去的时候，我喜欢站在连队菜地边上向对面张望，几分钟后，他们的身影会出现在对面若隐若现的盘山公路上，带动得浮在半山腰的云朵，移动的速度也似快了几分。

一团一团的云，轻轻掠过，一遍遍擦拭着连队周围的群山。早饭过后，一座一座山峦终于被擦拭得青翠欲滴，之后，那辆摇摇晃晃的班车就要来了。那时候，先生所在的守备四团下属连队守卫着24公里的国境线，先生的连队距离河口县城有一百多里地，战士们去一趟县城要整整一天。那辆哐哐带响的班车，带着他们沿盘山公路一路下坡，车窗被路边的枝条一路牵挂，仿佛走过夹道欢迎的甬道，不断握手。随着时间推移，车里的空气越来越闷热，让人忍不住要打开玻璃车窗，透一透新鲜空气。是啊，河口的海拔只有76.4米，是云南的最低点。他们的哨所却在海拔1076米的高空，去一趟河口县城，等于走过了一年四季。

几乎每天午后都会有一场雨，充沛的

雨水浇灌了大地上的万物。香蕉树、芭蕉树、杉树林随处可见，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到处都是绿色，河口因此获得了植物王国的美誉。也不必怕雨来时没带雨伞，折一片芭蕉叶用来挡雨，一定不会让人失望。一片阔大的芭蕉叶举在头顶，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壮族、苗族姑娘，在雨中从容走过，成为河口一景。

在河口，我见到了之前我从未见过的菜品，瓜类特别多，除过冬瓜、西瓜、南瓜，还有木瓜、佛手瓜、葫芦瓜等我叫不上名字的地里长的和树上长的瓜类。还第一次见到了米线里的配菜豌豆尖……吃到了很多之前没吃过的水果。还算能吃辣的我，到了云南，却被其貌不扬的小米辣给来了个下马威。才去时一碗饭只能吃一厘米长的一个小米辣，到我走时已经一碗饭可以吃六七粒小米辣了。

随着先生，我还去了他们的哨所，参观了他们战时的掩体，一个特大号的猫耳洞。去了他们最前沿的哨位，那是我走得最接近国境线的所在，一步之外，已是异国

他乡。因为常年的高原紫外线，哨所里的战士有一半以上少年白头，黝黑的肌肤，脸上顶着两坨可爱的高原红。哨所的入口处，有一水泥浇筑的V型纪念碑，纪念某一次保卫战的胜利。而在20里外的连队荣誉陈列室里，有这个连队的光荣史，更有镌刻进历史的那些闪光的名字。他们在这里洒下过热血，有些，永远地长眠在了这里。我也去了河口的烈士陵园，那一排排的墓碑，大部分的主人只有20来岁，他们整齐排列，仿佛依然在接受一种检阅。

活着，是一座丰碑，倒下，是一段长城。青葱的河口，驻守着青葱的他们。他们把如诗的年华奉献在了漫长的国境线上，守护着国家的安全。他们是云上的天使，连队在云里，阵地更在云里。几十年后再回望，我想起了当年在哨位上看到的一幕：深深的峡谷里，在一人一牛在耕种。农人唧唧呀呀的歌谣在峡谷里冲撞，传到我耳朵里时，已几近耳语。

我看到了无悔的青春，也看到了绵长的生活。